



另类奢华之七

我们都是好孩子

邓明

前面的话

住六号楼的时候，有天在水房洗衣服，碰见三班师姐罗昆也在。闲扯了两句后她问我：听说了吗？系里要组织一次集体春游呢！我说真的吗？！好像咱系就没有一起出去玩儿过啊！师姐笑咪咪地说：可不是吗！所以这几天都忙着商量，外教和老师都去，系里出钱安排。我一听高兴了，扔下自己的盆儿就凑她旁边侧头看她仔细打听：那准备去哪儿？哪天去？我们能建议个地方吗？师姐笑得更欢了，满手肥皂泡对我喊：April Fool！哈哈哈！终于骗到你了！我还怕编得太过分被你看穿！哈哈哈！

我立马跟刚参加完冰桶挑战一样透心凉，忿忿地回去接着洗衣服。脖子后面还有止不住的哈哈哈飘过来飘过去！

罗师姐，看到你在别的群说我这个师妹脑子转得飞快，我就想起你当年在水房里的样子，一个高挑、纤细、长发飘飘、笑眼弯弯的，骗子！真高兴又能跟你联系上！

当年的愚人节已经从外语系出走，横行于整个校园了。中午下课路上，每个布告栏都贴个大红喜报，号称某系发现了超导体。那感觉，原来清华一大半系的科研队伍都在跟超导体较劲，还赶巧都在同一天突破了，实现超导的温度各系还不一样！那真是走一路乐一路。回到宿舍区，又一个大布告：澡堂以后中午也开放了。看见这布告坚决不敢乐了，因为有女同学端着盆儿散着头发迎面走过来了。这要是被我们的表情泄露了天

机，太对不起费劲吧啦写布告的同学了。于是就特意站在楼下聊天，等着看那个女生气急败坏端着盆儿从澡堂回来。

等下午下课，布告栏的内容全换了。各系贴出了盖着大红公章的布告，大意是：俺们系啥也木有研究出来，超导体仍是个传说，都散了吧！大家看了科研毫无进展的消息更高兴了。此时，某研究生楼门口的通知栏诞生了当天最low的一个通知：麦克杰克逊同学要来清华大礼堂演出，敬请观赏！我们一致

认为这个文案的创作者脑子坏特了，知道MJ的人一眼就能看穿，不知道MJ的理都懒得理！这一枪放出去木有受害者多浪费子弹啊！

愚人节的校园啊，同学们都像《地雷战》里的鬼子兵，步步为营小心翼翼，生怕一脚踩响个雷，把自己炸成个笑话。我一直觉得大学最有趣就在于住校啊，一万三千只年龄介于18到25之间的青春高智商生物聚集在一起，不能光读圣贤书啊，还要休闲啊！嗯，休闲这

词儿感觉不确切，当年休息的时候，好像从来不闲着。不作点儿妖，青春的创意和能量无处释放啊。后来听说了麻省理工和哈佛学生们的恶作剧，感觉我们闹的这点儿事比之啥也不算，必须承认跟世界一流大学有不小的差距。

头脑发达的清华学生，四肢也不能简单，起码要会骑自行车。这就苦了不少南方同学，上大学前没装备好这项技能，只能现学。班里的一个小巧的女生学车，大家都很关心她的进度。先是会骑不会停，必须找个障碍物撞上去才能下来。后来会骑也会停了，但方圆五米内不能有人烟，否则就紧张得左摇右晃。一个冬天的晚上大家一起骑车去西操场边的体育馆，她也在车流里。半路突然一声大叫，我们赶紧四散蹬开给她保留五米的开阔地。

外语系的女生车技高超者大有人在。某个夏日的晚饭后，宿舍的姑娘们突然想吃西瓜了。办法有三个，一是去南门外买，二是去南门外买，三是……反正就必须吃着。下楼来到车棚，想起一个技术问题，如果人人都骑车，谁抱西瓜呢？于是苏琳后座上带着黄洁走起。毛青侧坐在车前梁上，邓洋环住她扶车把，左脚踩蹬子，右腿撩起脚尖从我鼻子前划过，骑上车前行。我躲过她的无影脚，紧跑两步跳上后

座。就这样两辆超载车杂耍班子一样从七食堂门口出发，一路穿过三教前熙熙攘攘上晚自习的人流。我在后座还要手忙脚乱按住三个人乱飞的裙摆，既怕走光也怕卷进车轮里，那我们就得改道校医院了。这根本不是高潮啊！回程的时候我们搭车的三个人每人怀里都抱了个大西瓜，每次拐弯都险象环生要跟离心力做殊死搏斗。旁边骑车的男生都看不过去了冲我们喊：嘿！要帮忙吗？那坚决不能要啊，要了西瓜还得分给雷锋吃！不划算！

在学校，除了学习之外，各类衣食住行都得自己张罗。某个周末，大家认为生活除了眼前的苟且，应该还有吃和远方的甜品。于是就进城逛街去了。看见商场门口有投币的电子秤，就选了个人上去称，结果显示她重了十几斤。我们一致认为秤坏了，一路看见其他的秤就还让她去试。后来发现，从大栅栏到西单的所有投币电子秤都坏了，全多显示十几斤。我们互相看看，不由心里发寒，天天抱怨食堂饭不好吃，怎么油水有这么足！回到宿舍，邓洋揪出一条紧身运动裤，使劲往里蹬，都快蹬开线了也伸不进腿儿！事态严重了！我们果断认识到，四点半喇叭里叫嚷要走出教室走出宿舍的时候，不能再坐着嗑瓜子看楼下的西洋景了。我们房间的窗户正好

对着五六号楼中间的空场，银杏树下的长椅上天天上演粉红剧。某天我们屋一人啃着苹果若有所思看窗下：那两人kiss了这么久了还没完。另一个凑过去看：要不咱给他们掐个表，看他们能坚持多久。我赶紧指出操作问题：半道掐不准确啊，等下一轮。于是我们等，啃苹果的大叫一声：开始！我们就计时。结果守望那位都看烦了脑袋上快长蘑菇了楼下也没完，换个人嗑着瓜子替她接着守。等喊停的时候一看：十三分半！你们说说，这些love birds自己不去锻炼，还把我们也给拖累，该不该受到谴责！

从那天起，我们按时按点儿穿上球鞋，跑过西大操场直奔北门。出去以后就琢磨，是往体院方向跑还是圆明园。然后决定人贵有自知之明，都胖成这样了就不要去体院附近近视眼了还是去圆明园的野地里甩膘吧！跑几天邓洋就去试试运动裤，看看能不能穿进去。

后来我们不跑步也果断减肥成功了，因为，全校文艺汇演要来了，我们又要发大招了！

承袭上次成功经验，首先要搞定创意，必须是清华舞台上木有出现过的东东！最后选定的主题是《control》，控制！我们成长于充满纪律和规则的时代，从小从上课的坐姿到发型和服装都被严格控制，甚至热爱

的对象、恋爱的年龄都被规定了。但这些控制，真的必要吗？永远正襟危坐的人生态度，真的符合人性吗？科学的命题是可以标准化的，但人的喜怒哀乐难道也需要从众吗？艺术之美，不正是来源于独特的感悟和创造力吗？如果我们如此年轻的心灵，就承载了如此多的枷锁，就算学富五车，真的能成为未来世界新的推动力吗？

能够表现这个立意的形式，只有现代舞。自由舒展，突破传统舞蹈的制式，把鞋子都突破没了。我们要光脚跳上大礼堂舞台！想想都快激动疯了！冲去外教宿舍跟她们讲要找另类的音乐，让她们把最weird的音乐拿出来。外教也激动疯了，翻出一堆卡带开启美国小曲库模式。听了一轮我们含糊了，这weird有点儿大发了，赶紧让她们改路子往正统上收收。

音乐定了就要考虑编舞。当时霹雳舞流行，假装揪根绳儿拽，假装前面有堵墙身体波浪状往上贴，还有从左手到右手浑身过电的。有次上大课，有个男生听得无聊，自己身体过电，然后右手一拍旁边的那位，那位心领神会也做了套完美的过电动作，也一拍右边的男生，谁知那位不解风情，反手一巴掌拍回来恼到：你丫打我干嘛？这下惊动了老师，也走过来问你打他干嘛？那位很委屈地说：



大礼堂前（摄影：邵志强）

我没打他，是让他传下去，一边解释一边展示动作！教室里哄堂大笑！

所以啊，这些动作是用来耍酷的不能要啊！但只要学习能力，完全可以自我成长啊！我们找来几期美国Golden Dance节目的录像带，我和邓洋跑去黄蓉晖家里，疯狂使用录像机

的暂停键一个个动作研究，队形和站位写写画画各种摆布。开场的静态剪影，八个人就是八种不同的定格，代表我们被各种控制力限制住的形态，我们要苏醒、伸展、触摸、感受周围，走出控制，释放真正的自我。年轻的生命力，要被这个世界看到。八个人谁跟谁的

动作编排都不一样，互相呼应但各有节奏。后来有些象山寨我们风格的节目总也搞不像，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其中的问题。正统舞蹈训练出来的人，没法突破整齐划一左右对称的僵化编排！这正是因为，被传统技法控制得太深，失去了尝试不同形态的能力！

音乐编舞搞定，服装麻烦了！因为，穷！跑去动物园市场看了一圈，买得起的看不上，看得上的杀不下价钱，被个体户摊贩们各种鄙视。没辙，自己设计自己做！家住清华的王颖先家的缝纫机就被征用了。原本的设计，短上衣配及膝健美裤，跳起来中间是露腰露肚子的。这在现代舞本身毫无问题，可临上台我们把评委给想起来了，他们受得了吗？别觉得我们把《Control》给跳成《Out of Control》了。压抑人性的控制是要解除，但还是要尊重边界、体谅他人的舒适度，才能在和谐的状态下获得共识啊！于是，童雪芳、黄洁、张继红就抄起针线，把我们的上下服装给缝在一起了。

那天的汇演，我们又是第一！外教也跟着在礼堂台下尖叫！高兴完了突然想起来我们还有个班主任，他教的精读课要考试啊！我们读是读了，可他要是考得精心里没底啊！那就沟通吧，外语系学生的强项啊！转天吃完午饭，我们就组



老照片：毕业前在大礼堂前的摆拍

团到教工宿舍敲门去了。班主任同屋的人一看涌进来这么多女生，估计这午觉是睡不成了，就给我们腾地儿了。别看班主任也刚研究生毕业不久，但前世一定是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无论我们怎么沟他都不通。不肯看在我们为系里增光的份儿上稍微推后考试时间。后来实在太扰民，我们移师十一食堂外弧形的楼梯上，错落有致地站着继续沟通。闷声不响的班主任一定内心愤恨为什么口语课老师把我们训练得这么能说！眼看下课的同学回来了、出来锻炼了、练完拿着饭盆来打饭了，他才松口说我给你们画画重点吧！我们立马把书掏出来赶紧的吧，这天都黑了！画完重点回宿舍，觉得不能光我们自己知道啊，就又传达给

班里其他同学。狡猾的地下党其实只给我们画了60%的重点，后来他看到舞蹈团员们大部分高分飘过，才明白我们去找他不是为求及格，是想保住学霸的分数水平！

已经是之七，似乎应该爆张真人照了。毕业前在大礼堂前的摆拍，人不全。为什么有人没来，又是请谁给照的，都记不起来了。岁月是把杀猪刀，最残忍的不是把那满满的骨胶原都给削没了，而是把记忆全部戳成支离破碎的残片。我们只能努力抓住那些仍在持续褪色的画面，回望自己曾有过的青春样貌。继续写的动力始于任佳哥哥的云南菜，原来还有那么多故事不到能讲的时候，那就不该偷懒，先把能讲的部分写下来吧。📖